

韋伯系列演講一

蘇碩斌「世俗竟始於神聖：《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導讀」

非理性的理性， 資本主義的萌芽

經濟系 / 吳泰羽

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後，世界的生產關係和生產量開始產生極大的變化，人們開始驚覺「是否可以創立一套方法或系統性的科學去觀察社會？」許多西方當代的知識分子爭先恐後地借用自然科學的實驗精神和態度，來應用在觀察人類社會，這是社會學這門學科草創的初期狀況。所以不僅僅是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韋伯具有倫理學方面的卓越洞見，在方法論方面

的貢獻替現在的社會學打下基石，也是鑒定他學術地位的理由，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基本上是社會學的必備經典讀本。

韋伯和馬克思及另一位法國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齊名並列「古典社會三大家」。但有趣的是，除了涂爾幹是真的致力於在法國創建社會學的學術世界，如果有機會去問韋伯和馬克

思，他們不會自稱自己是社會學家，甚至會對社會學這套說法嗤之以鼻。我們可以說這是他們兩位對於學術領域認知上和現在有所差異，這也顯見社會學其實是一門十分年輕的學科，但是他們畢生關懷的問題意識都足以透露一個訊息：無論韋伯或馬克思，他們都在乎、渴望釐清世界的全貌，世界是如何運作的？而他們的理論，也一直是學界熱烈的討論。與馬克思：「物質和生產是一切人類活動的前提和基準，生產模式的改變推動著人類歷史」的唯物思想大相逕庭，韋伯相信：在歷史的某些關鍵時刻，是理念優先引導物質發展。

1864年，馬克思·韋伯誕生於德國愛爾芙特(Erfurt)，自幼便漸漸顯露出學術才華，1877年，13歲的韋伯就已經可以在父親稍微的幫助下撰寫出一篇探討德國皇帝與教皇的論文。爾後進入海德堡大學攻讀法學，但還兼習歷史、經濟、哲學、神學，我們在研讀韋伯著作時，會發現充滿著海量的註釋，證明韋伯淵博的知識，還有他處理這些知識的俐落能力。《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本身就是一篇與許多當時德國社會學界學者論戰的結果，更甚，我們也可以在文本中找到韋伯意有所指的批判馬克思，資本主義並不是像那些天真的歷史唯物論者所想像那般，純粹是經濟生產和生存推演出來的。值得釐清的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並不是一本完整的

書，而是收錄在韋伯死後，由遺孀幫他出版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韋伯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前言便說：「生為近代歐洲文化之子，在研究世界史時，必然且應當提出如下的問：即在（且僅在）西方世界，曾出現朝著（至少我們認為）具有普遍性意義及價值的方向發展的某些文化現象，這到底該歸諸怎樣的因果關係呢？」¹ 韋伯志在解釋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真正「普遍有效」的科學只發生在西方。

在此非常感謝總圖的一系列韋伯講座和蘇碩斌老師的這場導讀，為尚未讀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我給了很完善的提點。回歸到韋伯的問題意識，在堅持資本主義不僅只是經濟決定論的面相，韋伯接續地問：為什麼只有在西方的科學普遍有效？為何只有西方的商業模式能如此成功地橫行全世界？韋伯的過人、驚人之處就在於他的研究推理是反直覺的，我們現在是活在一個「理性化的、世俗化的國家主宰人生活的世界」，宗教和上帝退居到配角了，宗教時常被批判為是不理性的，但韋伯就在宗教的非理性中，尋找並梳理了「非理性的理性」，資本主義的萌芽，對他而言始終是人類在理性觀念論上的精神產物。

路德的《九十五條綱領》造成了基督教又一次的分裂，起因是天主教會販賣聲稱可以「免除罪惡」的贖罪券。路德告訴信徒「因信稱義」，即想得救前往天堂，不是經過教會，而是「自我」、「當場」的解放，全能的上帝早已安排好一切，人的來世不會因為行善功或買贖罪券有所改變。在路德以後的新興教派裡，我們再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救贖與恩典，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相信自己確實得到了救贖，是上帝的選民，透過工作來榮耀上帝、來說服自己。此外，路德還翻譯了德文版聖經，韋伯就在此指出路德在翻譯時透露出的新教想法：首先，路德將「工作(vocation)」和「天召(calling)」都翻譯為Beruf（德文意思為「天職」），「將世俗職業裡的義務履行，評價為個人的道德實踐所能達到的最高內容。……經營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不是藉著修道僧的禁欲來超越世俗的道德，反而端賴切實履行各人生活崗位所帶來的俗世義務，這於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職』²」工作和天召的概念在新教中合而為一，路德此舉將以往只存在修道院裡的救贖打破，人在職業上就可以

2 頁 81

得到被救贖的機會。但可悲的是，當救贖終於從修道院這個盒子溢出以後，人從此無法透過聚在一起歌頌上帝、讚美上帝獲得心靈上的歸宿，只能獨自與神對話，在工作崗位上與神對話，這是人類世界理性化以後的悲劇。

美國開國元勳班傑明·富蘭克林被韋伯端視為最接近新教教義的理想型人物，富蘭克林在信仰上跟隨了身為虔誠清教徒的雙親，廢寢忘食的工作。至此韋伯再指出，辛勤工作累積財富不是罪惡，而是榮耀上帝，是新的禁慾手段。「將財富的追求視同目的本身是極不可饒恕的，然而財富的獲得，做為職業勞動的成果，則是神的祝福。更重要的是，將孜孜不倦、持之以恆且系統性的世俗職業勞動，在宗教上評價為至高的禁慾手段，同時也是再生者及其信仰純正最為確實且最昭彰顯著的證明，必然成為本文所稱資本主義『精神』的人生觀得以擴展，所能想見的最有力槓桿³」過往宗教上為了上帝而做的禁慾，只是轉換了另一種形式，成為富蘭克林那種資本主義精神式的勤奮。

3 頁 210



在導讀的最後，蘇碩斌老師說：「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韋伯是悲觀的，馬克思認為世界會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韋伯稱資本主義會持續的發展、綿延，仿佛資本主義自身會學習進步，人在這個非常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然成為了無法從中脫逃的囚徒。」對應到歷史，或許是恐懼、驚訝一個自覺理性發展的世界社會，竟然做出了諸如對猶太人系統大屠殺的歷史悲劇，二戰後的思想發展就此不再強調理性，回過頭反省「理性是不是絕對正確值得推崇？」蘇老師說他何以開始當用存在主義去思考，「不要相信本質，要相信此時此刻。」這也是對韋伯的論點下挑戰，韋伯推論了資本主義最終會主導人類的預言，我們又要怎麼樣由個體出發，由自己出發反抗呢？

